

北大荒文学作品选

《北大荒文学作品选》编委会编

中

学林出版社

北大荒文学作品选

《北大荒文学作品选》编委会编

中

学 林 出 版 社

封面题字：邓 灿

封面设计：陈达林

北大荒文学作品选中 《北大荒文学作品选》编委会编

学林出版社代理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4259·024 定价 2.00 元

内 容 提 要

《北大荒文学作品选》精选了北大荒近四十年涌现出来的代表作，分辑成短篇小说集（上册）一册，中篇小说集（中册）一册，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合集（下册）一册，共三册。

这套书所辑的作品，有的讴歌创业者艰苦奋斗、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有的抒写农垦事业的盛衰起落、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有的反映赫哲族人饶有情趣的风俗民情和盲流们的苦难经历；有的以诗情画意的笔触，描绘了北国的自然风光和珍禽异兽的神秘世界；有的热情洋溢地颂扬青年人对事业、理想的执著追求，以及他们的爱情生活……通过这些作品描写的各个不同侧面，既展现了北疆独具异彩的画卷，又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这千古荒原随着时代步伐所发生的宏伟变化。

本书既有较高的文学性，又有丰富的资料性，读后对北大荒这片神奇土地的了解，以及在艺术享受上都能有所裨益。

本册为中篇小说分册，共选辑题材各异的中篇小说五部。

目 录

第一书记上马记.....	张 惟(1)
铁疙瘩的梦.....	郑加真(52)
达紫香悄悄地开了.....	陆星儿(132)
破釜沉舟.....	刘家祥(248)
十三号盲流点儿.....	窦 强(321)

第一书记上马记

张 惟

引 子

天黑透了，农场党委书记韦克金才回到家。他是从完达山林业分场乘吉普车回来的，在门口，他抖了抖身上的雪花，回头望望，三月的雪花越飘越浓，天气冷冽冷冽的。

进入屋子，顿时觉得暖和了。这是土坯和砖砌成的茅草顶屋子，炕烧得热腾腾的。书记的爱人江梅英，也刚从妇联办公室回来，她把从食堂打回来的小米粥和苞米面蒸的豆沙包热了热，端上咸菜和新炒的土豆片，还有一盘辣椒。两人一道吃着晚饭，书记还问了些农场最近的情况。

吃完饭，韦克金在屋里来回踱步，猛可，他又伸手去拿军大衣。江梅英正收拾着饭碗，忙说：“晏了，又下雪，还出去吗？”

“嗯，我到办公室去看看备耕工作进度就回来，明天党委会要讨论。”韦克金一边说着，已经跨向门坎。

江梅英知道他的脾气，给他把大衣披好，开了门。一阵冷气夹着雪花袭来，令人打了个寒噤。书记把大衣裹紧，踩着厚雪，艰难地走向闪着灯光的总场部。

党委书记向他汇报了各个分场备耕工作的进度，又取了一卷文件，一一指给他看。

“这是什么？”韦克金从中抽出一本厚厚的写得很工整的材料。

“那是水利科刚送来的冬季水利工程总结报告。”秘书应声说。

“哦，催了老半天，总算催来了，政治部的人看了没有？”

“这材料是政治部参加水利工程指挥部工作的同志，一道整出来的。”

“那好，”韦克金随手迅速地翻阅着。今晚他实在是疲倦了，想翻翻就搁下，可是，翻到一行数字的面前，却像磁铁般地把她吸引住了。上面写着：

“全期工程最高工效，七分场八连平均每人日挖土方十二立方。”

“哦，八连！”韦克金把桌子一拍：“果真是王宏德的那个连。冰天雪地，达到十二立方，这是真正的奇迹！可是当初把他的指导员职务给撤掉了，你看，唔！”

秘书又取出几份文件说：“这事政治部有专门报告，党委也发了通报。”

书记欢乐激动地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了一会儿大步，

重新又坐下。他蹙了蹙眉，回想起这件事……

去年十二月排水工地上，七分场党委把八连的政治指导员给换掉了，说是身为红旗连的支部书记，贪图安逸，领导无力，右倾保守，使全连放不出大卫星来。这事先既不请示，事后也不及时报告，书记在检查工作中了解这一情况后，严厉地批评了分场党委书记。分场党委书记叙述说：这是分场党委根据派到分场水利指挥部担任指挥的居副场长的报告和意见，作出的决定。当初觉得八连是七分场的红旗连，给三分场九连比下来了，影响全分场各连的情绪，反正下放劳动的军官很多，所以想换个更有气魄和干劲的领导人，就这样把他换下来了。

韦克金承认自己是喜欢王宏德的，但他以为这不是凭印象的偏信。此刻，他尽量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冷静地倾听着。书记听完了事实，不觉笑道：“这是很高的卫星了，看来在全场是数前列的。照这样的换法，那么各连的指导员都该换班了。”又说，“至于三分场九连的那个卫星呀，我倒觉得不正常，怎么地越冻越厚，他的卫星倒越跳越高，我就有点不信，大概是我的这个脑袋瓜保守。我叫政治部主任查去了，后果如何，我跟你赌赌看。”书记爽朗地笑了一阵，突然沉下脸来，认真地说：“这事处理得太草率了。”

一九五八年这一年，大批转业军官来到北大荒参加农垦事业。有少数的领导干部，利用干部众多和干部能上能下的形势，轻率地配备干部，工作略微不顺手，又随意地“拔”掉，另换一个。书记严肃而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损害我们党的干部政策的做法，指出干部下放劳动锻炼，是提高

干部队伍的共产主义素质和造就干部的一种途径，这批转业军官经过农业生产劳动，将转而培养成农垦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而对于干部轻率的撤换，会摧毁干部的自尊心和信心，是对我们的事业极端不利的危险做法。当时，书记指示将王宏德调到另一个生产队去做领导工作。后来据说，是他本人坚决要求留在生产队当农工。当时军官在生产队里劳动是很多的，所以也就没有再进一步去深入了解；以后他曾想去看看王宏德，也因为工作繁忙，始终未能成行。

书记敲了敲自己的头，在心里说：一个政治领导者，当时为什么会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事务问题处理了呢？

他详尽地阅读着这份材料和政治部的报告，思索着，不觉直至深夜。窗外的雪似乎下得更大了，他决定明天开完党委会后立即去八连一趟。

—

说来话长，时间却并不很久。

这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末，严寒的冬天来了，处在祖国最东北角的北大荒，气温一直急剧地下降着：零下十度，十五度，十八度……，谁也不知道最冷的时候，将是什么样儿。

按照北大荒老乡们的习惯，这该是蹲热炕的时候了。

头场雪下过已经一个多月了，天气干冷干冷的，寒风像千万只钢针似的，密密麻麻地扫荡在北大荒平原上。

一片片枯草，一棵棵秃树，北大荒似乎在狂暴的寒风下屈服了。只有一座座的粮囤，里面装满了丰收的小麦、荞麦、谷子、大米、苞谷和大豆，显示出这儿曾经有过勃勃生机、万物竞长的黄金季节。

寂静的北大荒原野，从地平线那边突然出现了一彪人马，排头飘着一杆红旗，似乎骤然地把北大荒的冬景也改观了。

这是一队战士，穿着褪色的军棉衣，有的已经打了好几块补丁，背包打得结实利落，军大衣披在背包上，但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圆锹和大镐。

他们是七分场八连的农工们，正在开赴到水利工地上去。

带队的是政治指导员王宏德，这是个三十二三岁的壮汉子。他浓眉挺立，胸肩宽厚，腰板硬实，一步一个脚印，蹬得冰冻的土地咯咯发响。

王宏德一九四四年参军，当了三年的士兵，而后从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一直升到政治指导员，领上尉军衔。一九五八年春天，他响应党的号召，和大批转业官兵一道，远征北大荒。专用列车从东海前线启程，他转道山东，带了妻子家小，赶奔北大荒而来。

一双庄稼人的手，打了十四年的仗，此刻，泥土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地诱惑着他；何况，这次不是回故乡种现成的地，而是去垦荒、去开拓。多年来的激流中的生活，使他习惯了严峻的斗争和困难对于自己的考验，他觉得已经离不开这个集体，离不开这个事业了。无论是打仗或是种庄稼，

和这个集体在一起，他的心情就很踏实、平稳，很畅快，一往直前。

到了密山，大雪飘飘，十万官兵，人山人海，一队队的人流涌向荒原。他没有找上原部队的伙伴，到铁道兵农垦局接待委员会报到后，就插在一帮人马里。这里各部队的人都有，一行人连家带小，共有三百多口，分配到一个生产点，一路上浩浩荡荡。

进入冰雪覆盖的草原，到了生产点，队长和老职工热情地迎接他们。大伙一看，这个生产点，有两间马架子，有两台破旧的拖拉机，有那么二三十个人，再就什么也没有了。

人们搬进了马架子。这是土坯胡乱垛起来，盖上条子和茅草的大间屋子，地上铺着树条子和麦秸。把褥子、床单一铺开，倒也显得整齐好看。至于老职工们，都早已从马架子腾出来，在四周盖上了些小窝棚住下了。

房子里确是挤得够呛，箱子乱七八糟地垒着，空中是绳索纵横，晾晒着毛巾、衣服、尿片。孩子们哭喊、妇女们抱怨，连有些转业军官也沉不住气了，一切都比原先的想象要简陋、荒僻得多；加上出乎意外的拥挤、嘈杂，使人满脑子嗡嗡作响。一些单身汉们，人数最多，占地却最小，干脆就背靠背地蹲在一起打呼噜。他们有一个想法：凭着一双手，明天起一连整它三五天，还能不闹个像样的地方来住！

队长满头大汗地帮人扛行李，安置住地，一边不断地说：“同志们，很抱歉，就是这么个条件，原先通知是来一百多人，一下子来了三百多，晚上只好挤一挤了。”

可是，人嘈声杂，一片哄闹，谁也没有理会他。这也难怪到谁啊，因为这些人都是临时凑在一块的，还来不及组织起来呢。

这一夜，有的沉着，有的兴奋，有的叹息，有的幻想，有的呼呼大睡；有的回忆起了过去的战斗生活，有的人幻想着广阔的未来，有的人却为眼前的处境不安了……总之，几百个人，做了几百个梦。

王宏德的孩子似乎不大舒服，哇哇直哭，直到半夜妻子才把他哄睡着。由于王宏德的腰圆肩宽，平躺的地方不够，他只好侧着身子睡下。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王宏德并没有去多想，但他的心也很不平静，对未来执著而又坚毅地向往着。他从当前的混乱哄闹局面中，敏锐地感到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组织。而现在，谁是党员呢？党员们分散在群众中，虽然也可个别地起着稳定作用。可是，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战斗的核心堡垒，不是更能成为群众的指引力量吗！王宏德刚来时间过队长，知道这里原先只有两个党员，勉强算是个小组，只能附在分场过组织生活。“人乍来，一切组织上会安排的。”他暗自安慰着，也给孩子拖得实在太累了，终于疲倦地入睡了。

第二天清早，吃过大楂子饭，在马架子里开大会，宣布编组和工作任务。许多人急迫地希望听，也有的人在议论着自己盖房子的事，同时物色伙伴和邻居；还有的人在哄小孩，也有的人为吃了这顿没油没菜的大楂子饭，眉头紧紧地锁住了。当队长说到由于小麦播种期已到，当前首要任务是突击播种，房子问题，准备临时添盖些小窝棚先住。顿

时，像滚烫的水揭开了锅，沸腾开来：

“不行，不盖房哪成！”

“我的小孩都挤出病来啦！”这是一个妇女高八度的声音。

“我们住的比狗窝还不如，我们不是奴隶！”谁在人群里喊了这么一句。

“对呀！”

“是啊！”

一些人应和着。下面形成了开小会。有人高声喊：“同志们，有意见按组织系统提，工作任务是命令，这样吵吵嚷嚷算什么？”立刻就有人嚷嚷道：“这不就是开大会提意见吗！”那边又有人发表议论：“我们来了不休息，自己盖房子为什么不行，要是我们在北京多玩几天，又怎么样？”有人插言道：“我们是来建设边疆的，艰苦点吧！”又有人应声道：“对啊，正是为了建设边疆，才要安家立业，长期打算呀！”谁喊了声：“同志们，别忘了我们是有觉悟的军官。”马上又有人接口说：“得了，官迷，现在是当农工，还是说农工的话。”一时间，吵得昏昏然了。

队长叫吴发本，原是一个试验农场的工人，给这些当兵的人一吵，不知所措了，大滴的汗水在额头上直沁出来。

王宏德和妻子坐在墙角里，照顾着正在发烧的孩子。这时他听不下去了，猛然站起身来，分开众人，挤到会场中心，高声喊道：“同志们，请静一静！”

这一声像雷震，他的大块头个子一闪，赤黑的脸上两眼发出逼人的光芒。人们望着他，真的安静下来了。

王宏德继续说：“同志们，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这里的主人了，队长刚才说得对，我们不能误了播种，至于房子，可以添盖些小窝棚先住下……”

“嘘——你别教训人了，谁还不知道那一套！”一个蛮横的声音喊道。

“这算什么话，还不许自己的同志发言。”立刻有人反驳，支持王宏德说下去。

“呵，你算是哪号人物？”

这奚落声立刻引起了一群人的嗤笑。

“不，他说得很对，大家好好听！”这声音刚喊出，又淹没在其他的声浪里了。

“你一定没有家口小孩，尽说风凉话。”一个抱着小孩的妇女喊道。

“你滚回去，不要你说！”谁说了这么一句话，许多人又嚷叫着，吵得更凶了，并挤向前来。

吴队长着慌地望着王宏德说：“同志，咋办？咱找领导说去。”

王宏德摆摆手，把手一拱，推开涌上来的人，一脚踏上木头墩子。他的黑脸严肃而又沉着，锐利的目光像刀子似的。

涌上来的人在他威严的气势下后退了，嚷嚷声骤然静了下来。

这时，王宏德恳切而平静地说：“我也是转业军人，和大家一样是来这里当农工的。但我是共产党员，我请党员同志站出来，还有共青团员和受过多年革命锻炼的复员转业

军人，都到哪里去了……”他顿了一下然后对站到一边的人说：“是的，这里有真理的声音，但这声音为什么在我们这些穿着军衣的人身上，竟然汇不成洪流呢？”

人们凝神地望着他，寂静无声。

“羞辱，这是羞辱！”他激动地高声说。

人们猛烈地一震，许多人低下了头。

接着，王宏德深沉地说：“同志们，这里是我们自己的事业，党的事业。可有的人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啊！不要忘了，我们是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要用一双战斗的手去建设边疆。现在，新的环境新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但要站住，还要迎上去才对啊！”

他凛然地站立着，越说越激昂了。这人平时语言不多，只是扎扎实实地工作，但越是在生活浪潮冲击中，越显得坚强，越展现出他性格的全部光采。

忽然有人喊道：“说得对呀，我们干活去！”

像一股打漩的水，受到激流一冲，又汹涌向前了。人们呼应着涌出门去，顷刻间，马架子里空荡荡了。

吴队长悬着的心落下了，掏出手巾揩揩汗。

王宏德对他说：“队长同志，我建议晚上立即召集党小组会，并且请示分场党委批准成立临时支部。昨晚我们没有来得及开会，看来是迟了一步。”他见队长对刚才的情景似还有些不安，就笑着说，“这些当兵的人就是这样，刚一离开部队就调皮了；还有些老战士，在部队里看起来也有点调皮，可是打仗机智、勇敢，节骨眼上能挺住，什么任务也压不垮，当然，还有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的人。总之，他们本质上都

很好，你放心！”说着，他背起装麦种的麻袋，迈开大步奔出门去，赶上大伙到河边地里去了。

两天工夫，这里盖起了无数的小窝棚。王宏德帮助队长将有孩子的家属都安置在马架里住，其他的人都住小窝棚。他怕犯了感冒的孩子传染别人，也住进了小窝棚。

春播任务很紧，偏偏一台拖拉机坏了，另一台也常常出故障。他担任农工第一大组的组长，被选为支部委员。他对全队的任务焦虑万分，围着播种机直打转转。忽然他问队长：“这玩意儿人能拉动吗？”

“当然行。”队长脱口说。他望了王宏德一眼，明白了他提问的意思后，又苦笑着改口说，“不行，这些同志大多是军官。”

可是，王宏德跟几个党员商量后，晚上召开了大组会，把用人力拉动播种机的意见说了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人家老百姓都赶着马播种呢，咱们国营农场却叫人去拉？我不干！”说话的人叫杨立勇，原先在部队当副排长，是个带点楞劲的小伙子。

“用人拉播种机？这是落后而野蛮的生产方式！”一个架着近视眼镜的人附和说。他叫赵柏，原来是司令部机关的翻译。

有些人面面相觑；有些人在争论着。

王宏德望着大家：“播种机闲着，我们这么多人，一天就要吃三百斤苞米和五百斤白面，~~眼看地里的庄稼~~看着地里播不上种？我们的场长在部队是团长，听说他三年前刚来北大荒时，还亲自拉犁开过荒，~~他~~说到这里，猛地站起

身，“今晚月色很好，谁自愿的跟我去。”一个大组三十多个人，都轰地跟他走了。

杨立勇吹着口哨，也跟在大伙后面。他回头见赵柏呆呆地站着不动，便招呼道：“伙计，走呀！”

“你刚才不是也不赞成的吗？”赵柏脱下眼镜擦着说。

“哎呀，我的老先生，说归说、干归干，凑着大伙赶热闹，难道你还一个人蹲在家里不成？”说着，他不由分说地拖着赵柏就走。

月光下，人们正在拉动播种机。杨立勇喊着口令：“一、二、一，一、二、一！”播种机转动得很好，杨立勇鼓掌道，“哎呀，行，伙计们！”

赵柏愁眉苦脸地拖着绳子望着他，想说什么，可始终没有说出声来。

第二天，在一大组的带动下，人们分成三伙，拉动了三台拖拉机进行播种了。

不久，这个生产点正式命名为七分场第八生产队，吴发本仍是队长，王宏德被任命为政治指导员。组织健全了，核心力量就坚强地展开了。

总场党委书记韦克金来队里参加了他们的支委会，目睹到王宏德的组织领导才能，从心里喜欢上这个支部书记了。临走时，他拍着王宏德的肩膀说：“要记住，支委会是全队转动的轴心。”

就这样，王宏德站在这个漩涡中心的岗位上，白天常跟大伙一道劳动，晚上开会、做工作，连自己的那个小窝棚也不常进去了。